

宋代黄石地区行旅诗文初探

杨瑞军¹

(湖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黄石 435002)

【摘要】: 有宋一代,以苏轼、苏辙、王十朋、陆游为代表的黄石地区行旅诗文,承载了兄弟之情,感伤之情,爱国之心。体现了平淡、恬静、苍凉的风貌,抒发了羁旅的愁绪,归隐的无奈,展现了内心的孤寂,旷达的情怀。

【关键词】: 宋代 黄石地区 行旅诗文

【中图分类号】 I206.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130(2019)02-0006-04

前言

行旅诗文,主要是诗人们在客居他乡,及行旅途中所见所感的诗文。反映出诗人们羁旅异乡的艰难、漂泊无定的辛苦,并引发诗人们对亲人的思念,故乡的思归,对自我人生处境的感慨。古人的行旅诗,大部分与他们的仕宦经历有关。宋代黄石地区(今大冶市和阳新县)隶属兴国军。太平兴国二年(977),以永兴县置永兴军,太平兴国三年(978),改永兴军名兴国军,隶江南西道,领永兴县、通山县(今咸宁)、大冶县3县。崇宁元年(1103),属江西路。当时黄石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兴盛,风景秀丽。诗人们由于多种原因途径或游历此地,留下了不少行旅诗。学界对此涉及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给笔者不少论述的空间。本文依据《苏轼集》、《栾城集》、《梅溪集》、《剑南诗稿》,以宋代苏轼、王十朋等诗人,在黄石地区所做的行旅诗文为切入点,通过重新挖掘资料,探讨诗人们的人生所感,以及诗中所体现的人文情怀。

一、北宋黄石地区行旅诗文

北宋黄石地区行旅诗文,以苏轼、苏辙最具有代表性。元丰三年(1080)正月,苏轼被贬黄州作团练副使。在此期间,他游历长江两岸的鄂州、浠水、大冶、阳新等县,留下了不少诗篇。这其中就有几首在今黄石地区所做的行旅诗。

如夜宿阳新农家,留诗作《自兴国往筠宿石田驿南二十五里野人舍》,诗云:“溪上青山三百迭,快马轻衫来一抹。倚山修竹有人家,横道清泉知我渴。芒鞋竹杖自轻软,蒲荐松床亦香滑。夜深风露满中庭,惟见孤萤自开阖。”^[1]诗的大意是说,诗人穿着轻衫,骑着快马,在群山中一闪而过。看到山前竹林里有一户人家,一条河从门前流过。进入屋内,眼见有芒鞋竹杖供人使用,还有蒲草做的

席子和松制的木床。夜深之际,竹林里水汽充盈,只看见进出孤独的萤火虫,进进出出的忙碌着。诗的首联,作者用夸张的手法,传达出愉悦的心情;颔联写出野人舍室外的特点,修竹倚山和清泉横道;颈联着重写了芒鞋竹杖和蒲荐松床;尾联以孤萤夜深自开阖,衬托幽静的山居环境。诗人通过描写这些景致,表达出自己喜爱清幽的环境以及旷达的心情;同时作者以孤萤自比,表达出内心的孤寂。

又如元丰五年(1082)五月,诗人在阳新桃花寺喝桃花茶时,写了五言诗《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诗曰:“周诗记苦茶,

作者简介: 杨瑞军,男,陕西兴平人,湖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茗饮出近世。初缘厌粱肉，假此雪昏滞。嗟我五亩园，桑麦苦蒙翳。不令寸地闲，更乞茶子蕪。饥寒未知免，已作太饱计。庶将通有无，农末不相戾。春来冻地裂，紫笋森已锐。牛羊烦诃叱，筐筥未敢睨。江南老道人，齿发日夜逝。他年雪堂品，空记桃花裔。”^[2]诗中诗人要极力展示自己种茶的本事。以及表达自己对桃花茶的赞美之情，“初缘厌粱肉，假此雪昏滞。”同时诗人向往淡泊恬静的田园生活，“嗟我五亩园，桑麦苦蒙翳。”自己愿意“不令寸地闲，更乞茶子蕪。”亲自种茶。等到茶叶成熟的时候，“他年雪堂品，空记桃花裔。”字里行间无不透露诗人渴望像陶渊明那样，不受约束，亲自躬耕的自由生活。在回忆清新淡雅的茶香中，诗人挥毫泼墨，将自己的人文情怀融入其间，在字里行间建构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

再如元丰七年(1084)四月，诗人沿长江而下，在途中作《浣溪沙·渔父》词曰：“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自底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3]上阙描写了黄州、黄石长江两岸的山光水色和田园风光。由三幅画面构成：“西塞山”配上“白鹭飞”，“散花洲”配上“片帆微”，“桃花流水”配上“鳜鱼肥”。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展现出一种素雅恬淡的场景。下阙首先勾画了一个典型的渔翁形象，同时描绘了乐而忘归的田园生活。诗人采用青箬笠、绿蓑衣与白雨的色调相配，烘托出此时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追求超然自由的隐士生活。全词以黄州、黄石特有的自然风光为依托，所表现的不是一般自然景物，而是属于诗人此时此地特有的幽居生活乐趣。全词色彩鲜明，初看也只是一幅风景画而已。原来在这青山绿水中，还有一位超脱名利的渔父，诗人把自己融化在大自然中，自乐其乐。

从以上诗词来看，这一时期苏轼的诗文，在内容上多转向大自然、咏物言情、记游写景、转向人生体悟。题材上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在风格上空灵隽永、朴质清淡。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与乌台诗案之前，大气磅礴、豪放奔腾；积极仕进的心态，截然相反。

除苏轼外，其弟苏辙也在黄石地区留有行旅诗作。元丰三年(1080)，苏辙沿江而上探望其兄苏轼，在兴国军的佛池口(今黄石阳新县富池镇)遇长江风浪，作《佛池口遇风雨》，诗云：“长江五月多风暴，欲行先看风日好。此风忽作东南来，阴云如涌拨不开。惊雷往还转车毂，狂波低昂起坑谷。中流一叶那复持，卷舒已付天公知。解帆转舵不容语，佛池口中幸可住。须臾急雨变昏霾，舵师喜贺风已回。澄溪不动紫白练，老木苍崖蔚葱蒨。系舟茅屋得青蔬，试问钓船还有鱼。开樽引满向妻子，明日复行未须怖。阴阳开阖良等闲，扁舟谁令乘险艰。”^[4]这首诗借江行遇风、狂波涌动的气势，喻示着诗人宦海浮沉中的险恶难测，祸福不定，但诗的末尾，借山水之景来表达作者旷达自遣，养炼心性的心境，从容地毅然战胜的现实忧患与之坦然承受。当时是为五月，“须臾急雨变昏霾，舵师喜贺风已回。”虽然在这里遇上了风雨。但是苏辙丝毫没有贬谪之人的沮丧之情。“开樽引满向妻子，明日复行未须怖。”

苏辙诗中总是存在着一种人生感唱。作者往往将自己的幽怀、遭遇，甚至疾病与即目所见之景、即时所遇之事联系起来。诗人行旅中的山水景物，一方面加剧了宦游倦累的漂泊感，引发游子浓烈的乡愁；另一方面，又以其清静自然的审美属性，给予诗人心灵安慰和价值补偿，提供归宿的精神家园。

诗人辞别佛池口，再前进就是磁湖，黄州近在眼前。可是天公不作美，在这里又遇上了风雨。苏辙在磁湖滞留二日，作《舟次磁湖以风浪留二日不得进子瞻以诗见寄作二篇答之前篇自赋后篇次韵》寄予子瞻。诗云：“惭愧江淮南北风，扁舟千里得相从。黄州不到六十里，白浪俄生百万重。自笑一生浑类此，可怜万事不由依。夜深魂梦先飞去，风雨对床闻晓钟。西归犹未有菟裘，拟就南迁买一丘。舟楫自能通蜀道，林泉真欲老黄州。鱼多钓户应容贯，酒熟邻翁便可留。从此莫言身外事，功名毕竟不如休。”^[4]诗的大意是说，风雨浪涛相阻隔，万事不由人，而你在的地方，就是我必然靠向的港湾，风浪太大，我的身躯无法抵达，先让我的魂魄飞去，与你相对床听雨。此情此景，真是感人。以“风雨对床”指兄弟久别重逢，共处一室倾心交谈的欢乐之情。此即写途中过磁湖之事，由浪阻行程而联想到自己的仕宦，这就是对身边事物进行审美观照。将自身的怀抱、情感、身世与眼前事物相结合。

这是苏辙第一次受打击，在仕途上。在此期间，苏辙创作了大量山水行旅诗，表现出诗人贬谪所带来的政治失意和人生逆境。同时也表现出诗人旷达挺立，以理自遣，傲视忧患、道足胸怀的刚健人格和精神。诗人一路游踪，或借山水之行，表达仕宦的倦累与无奈，以及对自我命运的坦然。

二、南宋黄石地区行旅诗文

南宋黄石地区行旅诗文,以王十朋、陆游的诗文最具代表性。隆兴三年(1165)七月,王十朋官场失意,溯江而上,途经兴国军(今黄石地区)大冶境内时,暴雨滂沱,江上波涛汹涌,自己的行船被阻,留宿县驿,作《遇雨两宿县驿》,诗曰:“绝巘笙箫断,邻州鼓角闻。江淮两岸雨,吴楚一天云。有驿聊堪憩,无尊亦自欣。西山逢老宿,往事说三分。”^[6]第二天过还地桥时,又作《宿大冶县》,诗曰:“隔岸呼舟子,湖光日欲曛。人家数点火,风物一川云。小渡渔人占,中流县界分。秋深山驿冷,萧瑟夜深闻。”^[6]三天后,王十朋漫步江岸,见山川秀丽,风光迷人。心甚爱之,于是作《至兴国军》,诗曰:“一宿真如饮淥泉,钟声催上渡头船。夜来一雨湖光好,拟把穷愁洗富川。近涵州郭远连天,明月清风不计钱。欲比西湖及西子,品题须唤旧苏仙。”^[6]

从这三首诗,可以看出,在王十朋的笔下,行旅途中所见的山水景物,融入了诗人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体现了理想志趣、人生体验等,展示出诗人宽阔、真率的精神世界。

之后,诗人在永兴、大冶知县和当地文士的盛情挽留之下,留住兴国多日,遍游名胜,所游之地多有题咏。如在铁山,诗人看过岳飞冶铸之地,又到宋高祖刘裕庙凭吊,慨叹今日中原沦陷,作《铁山宋高祖庙》,诗曰:“规模仍旧宋乾坤,遗恨于今失所真。庙食铁山精爽在,铸兵思欲定中原。”^[6]这首诗体现出王十朋以收复河山为己任,为国献身的崇高精神。刘裕具有卓越的军事能力,他成功的北伐,激励着诗人。当看到宋武帝庙景象,王十朋颇有怀古伤今之意,他多么希望再有宋武帝这样的人物,来平定中原。

如在东方山,王十朋瞻仰东方朔遗迹,到弘化禅寺焚香礼佛,作《东方寺》诗曰:“大冶迢迢接武昌,西征逾月到东方。白莲智印蟠桃朔,仙佛同归一道场。”^[6]东方山相传是东方朔,在此结庐,采药炼丹,布施于民,因而得名。唐高僧智印大师在此开辟道场,建弘化禅寺,普渡众生。这首诗借用两个历史人物,表达自己坚定抗金决心,渴望统一的感慨,也流露着浓郁的乡土之情。

随后下山过真如寺,作《宿真如寺》诗曰:“迢迢修岭踏朱红,溪谷深藏古梵宫。一阁摩云锁宸翰,神光长照大江东。白帝孤城在何许,遥想西风急砧杵。我行初至淥泉山,御书阁下眠秋雨。”^[6]后游历永兴,山川俊秀,碧水轻灵,别有洞天,王十朋叹为“兴国江山似杭之西湖”,欣然作《题谋野堂》,诗曰:“满目江山富一堂,公余身在水云乡。遥岑更作有无色,西子为谁浓淡妆。荷有香能凝燕寝,纓无尘可濯沧浪。使君坐此谋何事,境静心清百虑忘。”^[6]途中又作《瑞昌永兴道中作》,其一:“蜀道青天手可摩,肩舆从此上危坡。永城朝过日方永,多佛夜眠僧不多。”^[6]其二:“冈畔泥深愁欲雨,渡头舟小喜无波。青山满眼森乔木,正为游人少斧柯。”^[6]兴国知军是王十朋好友,早已到怀坡桥迎接。王十朋感激友人深情厚意,作《题怀坡阁赠王景文国正》,诗曰:“穷途喜见富川波,已觉兹行所得多,杭颖西湖堪鼎足,兼怀六一与东坡。眼中十里是烟波,天遣江山助子多。自是玉堂挥翰手,不应此处久怀坡。”^[6]

这几首诗,诗人运用借景抒情、寓情于事、虚实结合、渲染烘托的手法。描绘出对秀美祖国山河的热爱。如“一阁摩云锁宸翰,神光长照大江东。”“满目江山富一堂,公余身在水云乡。”诗人喜欢游览,勤于作诗描摹山川。“蜀道青天手可摩,肩舆从此上危坡。”“青山满眼森乔木,正为游人少斧柯。”在诗人的行程中,始终伴随着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思乡之情浓厚。“我行初至淥泉山,御书阁下眠秋雨。”“永城朝过日方永,多佛夜眠僧不多。”同时,诗人一直不忘忠心为国。“白帝孤城在何许,遥想西风急砧杵。”“杭颖西湖堪鼎足,兼怀六一与东坡。”

除王十朋外,陆游也在黄石留有行旅诗作。乾道六年(1170),陆游从故乡启程,乘舟逆江入蜀赴任。八月十三日,陆游途经阳新富池口。就携祭品参拜,瞻仰甘宁神像。淳熙二年(1175),范成大邀陆游至其幕中任参议官。淳熙五年(1178)春,陆游离蜀东归,再度经过富池,又进甘宁庙祭奠,作《祭富池神文》曰:“某去国八年,浮家万里。徒慕古人之大节,每遭天下之至穷。登揽江山,徘徊祠宇。九原孰起,孤涕无从。虽薄奠之不丰,冀英魂之来举。”^[16]大意是说,离京八年,自己远离故土,四处漂泊,空自仰慕古人高尚的节操,每每陷入窘迫之地。登高望远,江山尽收眼底。浮想联翩,在富神池庙前徘徊。我孤独地悲泣,谁能使死去的英雄复生,没有可以跟随的人。希望英雄的英魂前来享用,自己微薄的祭品。通过缅怀古代英雄,诗人慨叹自己壮志难酬。

又如《剑南诗稿·排闷》诗曰：“西塞山前吹笛声，曲终已过雒阳城。君能洗尽世间念，何处楼台无月明。”^[17]笛声在西塞山前吹起，一曲方终已经进入下游，说明极言行舟之疾速。这是诗人回忆当年乘船出蜀，路过黄石长江段的情形。人生过得飞快，排除那些功利俗念，就会天高地阔，无往而不适，处处楼台都有月明，人生道路更加宽广。

三、宋代黄石地区行旅诗文特点

行旅诗文所写的内容，无非是诗人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抒发诗人自己的思乡思亲之情。由于仕途的失意，诗人们长期客居在外，滞留他乡，漂泊异地。在被贬赴任途中，游历名山大川或探亲访友。通过诗文抒发自己绵绵的乡愁，对家乡亲人无尽的思念和郁郁不得志之情。以及抒发自己内心的孤独、凄凉。反映出诗人独居他乡，不得重用，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寂寞、愤慨之情。它往往表达出羁旅行役宦游的艰苦。有宋一代，以苏轼、苏辙、王十朋、陆游为代表的黄石地区行旅诗文，充分反映出以下几个特点：

1、仕途失意的无奈。

据上述所言，我们不难看出，在古代中国社会，追求功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体现。诗人们具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最终由于社会现实和官场黑暗无法实现。诗人们只能借沿途的所见所闻，寄情于景，寄情于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如苏轼“夜深风露满中庭，惟见孤萤自开阖。”“他年雪堂品，空记桃花裔。”如苏辙“阴阳开阖良等闲，扁舟谁令乘险艰。”“自笑一生浑类此，可怜万事不由依。”“从此莫言身外事，功名毕竟不如休。”如王十朋“西山逢老宿，往事说三分。”“秋深山驿冷，萧瑟夜深闻。”“使君坐此谋何事，境静心清百虑忘。”“眼中十里是烟波，天遣江山助子多。”如陆游“君能洗尽世间念，何处楼台无月明。”表现出诗人们一腔的热忱抱负，不能实现的惆怅之感。

2、向往归隐的生活。

古代士人在积极仕途的同时，也有一种远离尘世，远离纷争，归隐避世，过着田园生活的情怀。特别是自己在官场失意，理想难以实现的情况下，这种情感尤为突出。这在宋代黄石地区的行旅诗文中都有所表达。如苏轼“嗟我五亩园，桑麦苦蒙翳。不令寸地闲，更乞茶子蕪。”反映诗人被贬之后，向往陶渊明那样，亲自躬耕，不受约束的田园生活。如王十朋“欲比西湖及西子，品题须唤旧苏仙。”“我行初至濂泉山，御书阁下眠秋雨。”表现出诗人在行旅途中的寂寞忧思之情，又把这种情感转化为对山林的向往。

3、壮志报国的无望。

在宋代黄石地区的行旅诗文中，诗人们或者直白，或者含蓄，表达自己慷慨激昂的爱国情感和壮志未酬的悲愤。王十朋、陆游所处的时代，正值宋室南渡，偏安东南一隅，主战派与主和派此消彼长。

王十朋自少年时，就怀有忠心报国之志。在政治上他反对和议，坚决抗战，主张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如前述“大冶迢迢接武昌，西征逾月到东方。”“白莲智印蟠桃朔，仙佛同归一道场。”通过品评历史人物，表达坚决抗战的政治主张，突出爱国主义精神。看到宋武帝庙景象，王十朋颇有怀古伤今之意，他多么希望当今能再有宋武帝这样的人物来平定中原。“庙食铁山精爽在，铸兵思欲定中原。”不过对宋武帝最终失败，让王十朋深感遗憾。陆游年轻时，就以慷慨报国为己任，把消灭入侵的敌人、收复沦陷的国土，当作人生第一要旨，但是他的抗敌理想屡屡受挫。于是他的大量诗歌，既表现了昂扬的斗志，也倾诉了深沉的悲愤之情。如前述“九原孰起，孤涕无从。虽薄奠之不丰，冀英魂之来举。”诗人一心报国却壮志难酬，昂扬豪壮中带着苍凉悲怆。

结语

在古代中国,士人们由于各种原因,长期客居在外,滞留他乡,用诗文的形式反映自己漂泊异地,在被贬赴任途中,游历名山大川,探亲访友的所见所感。宋代黄石地区行旅诗文,抒发了诗人们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以及对自己处境的伤感愤慨。同时,也表达出诗人们平淡、恬静、凄凉、孤寂的心境。反映出诗人们,仕途失意的无奈,向往归隐的生活,壮志报国的无望。

参考文献:

[1]王文诰辑,孔凡礼校.苏轼诗集(卷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孔凡礼.三苏年谱[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

[3]唐圭璋编著,孔凡礼补辑.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5]苏辙.栾城集(卷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6][7][8][9][10][11][12][13][14][15]王十朋.梅溪集(后集卷十)[M].四库全书本.

[16]朱东润注.陆游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7]钱仲联注.剑南诗稿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